

第三帝國興亡史

卷二 | 邁向戰爭之路



CBS駐柏林記者

William Shirer

威廉·夏伊勒 著

董樂山等 譯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短短四年半時間，出身微賤的前陸軍下士希特勒，讓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接近崩潰的德國，一躍而成為舊大陸最強大的國家。連英國和法國，都在他的面前發抖。

根據《我的奮鬥》中描繪的藍圖，統一歐洲的前哨站，就是先合併奧地利與捷克斯洛伐克，以補足戰爭人力、資源，並取得東線的戰略位置。然而，事實上以當時英法的軍事力量，只要希特勒膽敢以武力襲擊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德國的西線就會馬上崩潰。

但沒有一個國家阻擋希特勒——即使他們有力量，也沒有這樣做的膽量。這一切都在希特勒的計畫中。

1938年9月28日，歐洲現代史上最令人難堪的日子。

英國首相張伯倫與法國總理達拉第，代表著兩個具有偉大民主傳統的西方國家，在慕尼黑會議上，畢恭畢敬地把他們的盟友捷克斯洛伐克送給希特勒。這場吃相難看的外交分贓，沒人問過捷克人的意見。

張伯倫回到英國，一下飛機便揮舞著剛簽好的慕尼黑協定，他自認為協商高手、優雅的和平使者，四周歡呼聲不絕於耳。他們都以為，歐洲史上最終的和平時代就要來臨了……

ISBN978-986-6723-35-3

EAN9789866723353

GGK0135

NTD46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by WILLIAM L. SHIRER

Copyright: © 1960 BY WILLIAM L. SHIR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d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左岸 | 歷史 135

第三帝國興亡史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卷二：邁向戰爭之路

(Book 3. The Road to War)

作 者 威廉·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
譯 者 董樂山、鄭開椿、李天爵、李奈西、周家驂、
沈蘇儒、陳廷佑、趙師傅、程祁昌
總 編 輯 黃秀如
責 任 編 輯 許越智
封 面 設 計 鄭宇斌
電 腦 排 版 宸遠彩藝

社 長 郭重興
發 行 人 暨 監 曾大福
出 版 版 左岸文化
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6號4樓
電 話 02-2218-1417
傳 真 02-2218-1142
客 服 專 線 0800-221-029
E - M a i l service@sinobooks.com.tw
左岸文化網站 <http://blog.roodo.com/rivegauche>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 律師
印 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 2010年04月

定 價 460元

I S B N 978-986-6723-35-3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第三帝國興亡史

卷二：邁向戰爭之路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Book 3. The Road to War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著

董樂山等 譯

目次

第三篇 通往戰爭的道路

- 第九章 開始的步驟：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005
- 第十章 布倫堡、弗立契、紐拉特和沙赫特的下臺——050
- 第十一章 德奧合併：強奪奧地利——068
- 第十二章 通向慕尼黑黑道路——120
- 第十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再也不存在了——225
- 第十四章 輪到了波蘭——265
- 第十五章 納粹——蘇聯條約——350
- 第十六章 最後幾天和平的日子——399

第九章 開始的步驟：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

口頭侈談和平，祕密準備戰爭，在外交政策和暗中重整軍備方面做得盡量小心，以避免凡爾賽和約國家對德國採取預防性的軍事行動——這就是希特勒在頭兩年中的策略。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納粹在維也納暗殺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Engelburt Dollfuss），使希特勒險些摔了跟斗。那一天中午，黨衛隊第八十九旗的一百五十四名隊員穿著奧地利陸軍制服，闖進聯邦總理府，在相距兩英尺的地方開槍擊中陶爾斐斯的喉部。別的納粹分子佔領了幾個街口以外的廣播電臺，廣播了陶爾斐斯已辭職的消息。希特勒當時正在拜羅伊特一年一度的華格納音樂節欣賞《萊茵的黃金》（Das Rheingold）的演奏，他聽到了這個消息，感到非常興奮。這位偉大作曲家的孫女，坐在附近的家庭包廂裡的弗雷德琳·華格納（Friedelind Wagner）是個見證。她後來說，兩個副官夏伯和伯魯克納，在她的包廂外休息室裡的電話上不斷聽取維也納來的消息，然後又輕聲告訴希特勒。

在演奏結束後，元首極為興奮。當他告訴我們這個可怕的消息時，他更加興奮了……雖然希特勒

簡直無法掩藏他的臉上的喜色，但是他像平常一樣在飯館裡講究地點菜吃飯。

他說：「我必須去那裡待一小時，讓別人看到我，不然人們會以為我跟這件事有關。」¹

人們這樣想是一點也不錯的。我們記得，在《我的奮鬥》的第一節裡，希特勒曾寫道，奧地利和德國的重新結合是一個「我們一輩子要用各種方法來實現的任務」。在他成爲總理後不久，他就委任了一個國會議員西奧多·哈比希特（Theodor Habicht）爲奧地利納粹黨督察。過了沒有多久，他把流亡在外的奧地利黨領袖阿爾弗雷德·法勞恩菲爾德（Alfred Frauenfeld）安頓在慕尼黑，後者從那裡每天晚上廣播，煽動他在維也納的同志們暗殺陶爾斐斯。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以前的幾個月裡，奧地利納粹分子用德國接濟的武器和炸藥造成了一種恐怖局面，炸毀鐵道、發電廠和政府建築物，暗殺擁護陶爾斐斯的天主教——法西斯政權的人。最後，希特勒批准了設立一個由幾千人組成的奧地利軍團，駐紮在沿奧地利邊界的巴伐利亞境內，準備在適當時機越過邊界佔領奧地利。

陶爾斐斯在下午六時左右因傷重致死，但是這次納粹暴動卻主要由於奪取總理府的陰謀分子過於笨拙而失敗了。由庫特·馮·許士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博士率領的政府部隊，很快就重新控制了局勢。由於德國公使出面干涉，奧地利當局承諾將暴動者安全引渡到德國去，但後來還是逮捕他們，而且其中有十三個人被絞死。與此同時，墨索里尼急忙動員了四個師，陳兵伯倫納隘口（Brenner，編按：在義大利與奧地利交界），這也使柏林感到不安。而僅僅在一個月以前，希特勒在威尼斯同墨索里尼會晤時還向他提出過不染指奧地利的諾言呢！

希特勒馬上就縮回去了。德國官方的通訊社德意志通訊社原來準備的新聞稿，內容是歡呼陶爾斐

斯垮臺並宣稱大德意志必然接著產生，急忙在午夜撤回而代之以一條新消息，對「殘忍的暗殺」表示遺憾，並且宣稱這完全是奧地利的內政。哈比希特被撤了職，德國駐維也納公使也被免職召回。在一個月以前整肅羅姆時幾乎遭到陶爾斐斯同樣命運的巴本，火速被打發到維也納去，按照希特勒的指示恢復「正常和友好的關係」。

希特勒開頭時的興高采烈情緒已為恐懼所代替。巴本說，在他和希特勒商量如何克服這個危機時，希特勒向他叫喊說，「我們面臨著新的塞拉耶佛！」²（譯注：塞拉耶佛是塞爾維亞的一個城市，一九一四年六月一個塞爾維亞族學生在該城暗殺了奧地利斐迪南大公，這個事件被認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但是這位元首學到了一個教訓。納粹在維也納的政變，像一九二三年慕尼黑的啤酒館政變一樣，在時間上是不成熟的。德國還沒有在軍事上強大到可以用武力支持這種冒險。它在外交上也太孤立。甚至法西斯義大利也和英法一起堅持應讓奧地利繼續獨立。此外，蘇聯這時正好第一次表示有意同西方一起簽訂一個東方羅加諾公約，這將會妨礙德國在東方的任何行動。在秋天，它又參加了國際聯盟。在整個一九三四年這個緊要關頭的年份中，離間分化大國的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黯淡。希特勒所能做的，只好是口頭侈談和平，暗中繼續重整軍備，等待機會。

除了國會以外，希特勒還有其他途徑來向國外傳達他的和平宣傳，那就是外國報刊。這些報刊的記者、編輯和發行人不斷在要求訪問他。那個夾著單片眼鏡的英國人瓦德·普萊斯（Ward Price）和他的報紙《每日郵報》（*Daily Mail*），就隨時準備稍有一點暗示就為這位德國獨裁者提供方便。該報到戰爭爆發前夕為止，刊載了一系列的希特勒訪問記。因此，在一九三四年八月發表的一篇訪問記中，希特勒告訴普萊斯和他的讀者們：「戰爭不會再來了，德國對戰爭造成的惡果比別的任何國家有

更深刻的印象，德國的問題不能透過戰爭來解決」³。在秋天他又向法國後備軍人領袖和眾議員讓戈埃 (Jean Goy) 重述了這些動聽的話，後者在巴黎《晨報》(La Matin) 上所撰寫的文章中轉述了這些意見⁴。

凡爾賽和約的破壞

與此同時，希特勒一個勁兒地在推行他的計畫，加強武裝部隊和為他們購買軍火。陸軍奉命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以前把它的兵力增加兩倍，從十萬人增加到三十萬人。同年四月，參謀總長路德維希·貝克 (Ludwig Beck) 將軍獲悉，到明年四月一日元首將公開下令徵兵和公然否認凡爾賽和約的軍事限制⁵。在那時以前，必須保持極端的祕密。戈培爾得到告誡，絕不能讓「參謀總部」的字樣在報上露眼，因為凡爾賽和約禁止有這個組織。在一九三二年以後，德國陸軍的軍官名單每年都不再公布了，以免由於軍官名單人數眾多而把擴軍祕密洩漏給外國情報組織。德國國防會議工作委員會主席凱特爾 (Wilhelm Bodewin Gustav Keitel) 將軍早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就告誡他的助手們說，「不得失落任何文件，因為不然敵人就將加以利用來進行宣傳。口頭傳達的事情是無法證實的，是可以賴掉的。」⁶

海軍也得到警告，要守口如瓶。一九三四年六月，雷德爾 (Erich Räder) 跟希特勒有過一次長時間的交談，作了如下筆記：

元首的訓令：不能提到排水量兩萬五千噸到兩萬六千噸的軍艦，只能提到改良的一萬噸軍艦……元首要求對建造潛水艇一事絕對保守秘密⁷。

因為海軍已在開始建造兩艘兩萬六千噸的巡洋戰艦（超過凡爾賽和約規定的限度一萬六千噸），這兩艘戰艦後來命名為沙恩霍斯特號（Scharnhorst）和格奈斯瑙號（Gneisenau）。凡爾賽和約所禁止建造的潛水艇，也已於共和國時期在芬蘭、荷蘭和西班牙偷偷地建造，最近雷德爾已在基爾（Kiel）儲存了十二艘潛水艇的骨架和部件。當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見到希特勒的時候，他請求准許海軍在「一九三五年第一季度的嚴重關頭」（顯然他也知道希特勒打算在那個時候做些什麼）以前把其中六艘裝配出來，但是元首只是回答說：「到情況要求開始裝配時，我會告訴你的。」⁸

在這次會見中，雷德爾還指出，新的造船計畫需要的錢超過他現有的經費，更不必說把海軍人員增加兩倍了，但是希特勒告訴他不必擔心。「在萬一需要的時候，他會使萊伊博士從勞工陣線撥出一億兩千萬到一億五千萬馬克供海軍使用，因為這筆錢仍將對工人有好處。」⁹這樣，德國工人交的會費被用來充作海軍擴軍計畫的經費了。

戈林在這頭兩年中也在忙著建立空軍。他名義上是民航的航空部長，卻命令製造商們搞軍用飛機的設計。對軍用飛機駕駛員的訓練，在航空體育協會的方便偽裝下立即開始進行了。

凡是在那個時期到魯爾和萊茵工業區參觀的人，看到軍火工廠緊湊地運作，特別是近四分之三世紀以來德國主要槍炮製造商克魯伯（Krupp）和大化學托拉斯法本（I. G. Farben），可能會覺得觸目驚心。雖然協約國禁止克魯伯在一九一九年以後繼續從事軍火業，但是他的公司實際上並沒有閒

著。正如克魯伯在一九四二年德國佔領了大部分歐洲的時候誇口的：「軍備的基本原則和坦克上炮塔的設計，在一九二六年就已經搞出來了……關於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使用的槍炮，最重要的那些種類在一九三三年就已經完全齊備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英國的封鎖切斷了智利對德國的硝石供應後，法本托拉斯的科學家們發明了利用空氣製造人造硝酸的方法，使德國避免很早垮臺。現在在希特勒統治下，這個托拉斯著手使德國在現代戰爭不可缺少的兩種物資方面能夠自給自足。這兩種物資就是汽油和橡膠，過去一直是必須依賴進口的。從煤裡提煉人造汽油的問題，這個公司的科學家在二〇年代中期就已經實際解決了。在一九三三年以後，納粹政府命令法本公司把人造汽油的產量提高，到一九三七年已能每年生產三十萬噸。到這時，該公司也發現了如何從煤和德國有充分蘊藏的其他物產中提煉人造橡膠的方法，並且在施科包（Schkopau）設立了四個工廠中的第一個，大規模生產人造橡膠。到一九三四年年初，國防會議工作委員會批准了動員約二十四萬個工廠來供應戰爭訂貨的計畫。到了那一年年底，重整軍備的一切方面規模都已異常龐大，顯然再也無法瞞住凡爾賽和約的那些疑懼不安的國家了。

以大不列顛為首的這些國家，一直在想承認德國重整軍備這一既成事實，也就是說，這一事實遠不如希特勒所想像的那樣祕密。它們願意讓德國獲得軍備上的完全平等地位，以換取德國參加歐洲的全面解決辦法。這種解決辦法包括訂立一個東方羅加諾公約，使東方國家，特別是俄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能獲得像西方國家在羅加諾公約中所享受到的同樣的安全，而且，不用說，也使德國獲得同樣的安全保證。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約翰·西蒙（John Simon）爵士絲毫不能瞭解希特勒的思想，真可以說是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的前驅，他在一九三四年五月竟提出了給予德國

軍備平等的建議。法國斷然反對這種主意。

但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初，英國和法國政府聯合一起又提出了包括軍備平等和訂立東方羅加諾公約的全面解決辦法。上個月，在一月十三日，薩爾居民以四十七萬七千票對四萬八千票的壓倒多數同意把他們的這塊煤產豐富的小地方重新歸於德國，希特勒則趁此機會公開宣稱：德國再沒有對法國的領土要求了，意思是說，德國已放棄對阿爾薩斯和洛林的要求。在薩爾和平地重歸德國和希特勒的話所引起的樂觀和善意的氣氛中，英法建議仍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初正式向希特勒提出。

希特勒在二月十四日所作的答覆是有點含糊其辭的，而從他的觀點來看，這是可以理解的。這個計畫能使德國公開而毫無拘束地重新武裝，因此，希特勒是表示歡迎的。但是，他對德國是否願意簽訂東方羅加諾公約這一點卻採取規避態度。簽訂東方羅加諾公約將使他束住手腳。不能染指他一向宣傳的德國生存空間所在的主要地區。也許可以使英國在這個問題上跟法國分離？法國由於跟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分別訂立了互助協定，所以對東方的安全較為關切。希特勒一定是這樣想的，因為在他的謹慎答覆中，他建議在舉行總體會談之前先舉行雙邊談判，並邀請英國到德國來舉行初步談判。約翰·西蒙爵士欣然同意，於是商定三月六日在柏林舉行會談。在這天以前兩天，《英國白皮書》的公布引起了威廉街方面裝模作樣的大怒。實際上，柏林大多數的外國觀察家覺得，這份白皮書是對德國祕密重整軍備的嚴肅評估，德國加速重整軍備，促使英國也適當地增加了它自己的軍事力量。但是，據說希特勒對此怒不可遏。紐拉特（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在西蒙前來柏林前夕通知他說，元首患「感冒」，會談只得延期。

不論希特勒有沒有感冒，他突然有了新主意是肯定的。如果他把这个新主意變成大膽的行動，

有西蒙和安東尼·艾登 (Anthony Eden) 在近旁是令人尷尬的。他認為，他已找到一個藉口，可以給凡爾賽和約的限制一個致命的打擊。法國政府前不久才提出了一個把軍役期限從十八個月延長到兩年的法案，這是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生的壯丁人數不足之故。三月十日，希特勒發出了一個風向球來探測協約國的決心。好行方便的普萊斯被召了來，讓他對戈林進行了一次訪問。戈林將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德國有了一支空軍——正式地告訴了他。希特勒滿懷信心地等待著倫敦對這種片面廢棄凡爾賽和約做法的反應。結果正如他的所料。約翰·西蒙爵士告訴下院說，他仍然指望到柏林去。

星期六的驚人之舉

三月十六日，星期六——希特勒的大多數驚人舉動都是留在星期六採取的——這位總理頒布了一項法令：實施普遍徵兵制，建立十二個軍和三十六個師的軍隊，大約五十萬人。凡爾賽和約軍事限制就此壽終正寢，除非法國和英國採取行動。不出希特勒所料，它們提出抗議，但是沒有採取行動。而且英國政府還趕緊去問，希特勒是否仍然願意接見它的外交大臣。這位獨裁者對這個問題慨然作了肯定的答覆。

三月十七日，星期日，對德國人來說是一個歡樂慶祝的日子。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德國戰敗的屈辱象徵，被撕毀了。不論一個德國人多麼不喜歡希特勒和他匪徒式統治，他不得不承認元首已完成了共和國政府連試都不敢一試的事情。在大多數德國人看來，國家的榮譽已經恢復了。這個星期

日又是陣亡將士紀念日。中午的時候，筆者到國家歌劇院去參觀紀念典禮，在那裡看到了德國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所沒有看到過的場面。整個樓下是一片軍服的海洋，前帝國陸軍的褪色灰制服和尖頂鋼盔跟新軍隊的制服雜在一起，包括有以前還沒有什麼人看到過的德國空軍天藍制服。在希特勒旁邊的是馬肯森 (August von Mackensen) 陸軍元帥，他是德皇軍隊中唯一還活著的元帥，穿著骷髏驃騎兵的禮服。臺上燈光輝煌，青年軍官像大理石那樣一動不動地站著，高舉著德國軍旗。在他們後面的一巨幅帷幕上，掛著一個極大的銀黑兩色的鐵十字架。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紀念德國陣亡將士的儀式，實際上卻是一個慶祝凡爾賽和約死亡和德國徵兵制軍隊復活的歡樂典禮。

將軍們，人們可以從他們的臉上看得出來，高興極了。他們像大家一樣，對此也感到意外，因為前些日子一直待在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山間別墅裡的希特勒，沒有把他的想法告訴他們。據曼施坦因 (Erich von Manstein) 將軍後來在紐倫堡的作證表明，他和他的上司、柏林第三軍區司令維茨萊本 (Erwin von Witzleben) 將軍，是三月十六日從收音機中才第一次聽到希特勒的決定。參謀總部原來是想在開始時先搞一支規模比較小的軍隊。曼施坦因作證說：

如果問到參謀總部的話，它是會建議二十一個師的……三十六個師的數目是希特勒自發的決定¹⁰。

於是其他國家向希特勒發出了一連串空洞的警告。英國、法國和義大利於四月十一日在史翠莎 (Stresa) 會談，譴責德國的行動並重申它們支持奧地利獨立和羅加諾公約。日內瓦的國際聯盟理事

會也表示了對希特勒魯莽行動的不滿，當即委任了一個委員會來研究如何防止他下次再犯這類行動。法國看出德國永遠不會加入東方羅加諾公約，趕忙同俄國簽訂了一個互助協定，莫斯科也跟捷克斯洛伐克訂立了這樣一個協定。

從報上的標題來看，這種聯合起來對付德國的姿態多少有些不吉的兆頭，甚至使德國外交部和軍方的若干人士也有些感到不安，但是顯然沒有使希特勒受到影響。畢竟，他冒了一下險而結果安然無事。不過，這仍然不能使他安於已得成就。他認定，現在又該來彈彈他愛好和平的調子，看看是否能在團結起來對付他的大國中間鑽個空子而破壞這種團結。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在這一天的早些時候，希特勒已頒布了秘密的國防法，命沙赫特〔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博士負責戰爭經濟，並徹底改組了武裝部隊。威瑪時期所稱的國防軍〔Reichswehr〕改稱國防軍〔Wehrmacht〕。作為元首和總理的希特勒，是國防軍的最高統帥，國防部長布倫堡〔Werner von Blomberg〕被任命為戰爭部長國防軍總司令，他是德國唯一得到過這種頭銜的將軍。三軍各有自己的總司令和參謀總部。陸軍參謀總部的「軍隊辦公室」〔Truppenamt〕這個偽裝名字現在已放棄不用而用了真名字，它的首腦貝克將軍則獲得了參謀總長的職銜。但是這個職銜的內容跟德皇時代不一樣，那時參謀總長實際上是這個最高統帥下面的德國軍隊總司令。他又在國會發表了一篇「和平」演說。筆者在國會裡聽過希特勒的大部分演說，這次大概是我所聽到的他最動聽的，而且無疑是最巧妙的、最能迷惑人的演說之一。希特勒當時顯得心情舒暢，流露出一種不僅是自信的，而且是使他的聽眾感到意外的寬容與和解精神。演說詞中沒有對譴責他廢棄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款的國家表示不滿或蔑視。倒是有著許多保證，說他所要的只是在公平的基礎上取得和平共識